

柴达木的地名起得都非常有意思，由于千百年来没有人烟，以前哪里有名字？勘探队员第一次到了那里，为它们随口起了名字，都很风趣，有诗意。花土沟，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名。它在柴达木最西部，位于孜斯库勒湖畔，油砂山脚下。新中国第一批闯进柴达木的勘探队员，在向导乌孜孜克族阿吉老人的带领下到达这里。望着这一片连茂芨草都没有的荒凉戈壁，不知谁诗兴大发，给它起了这样一个诱人的名字，便渐渐地叫开了来。可是，哪里见得到一朵鲜花呀？花土沟的花，只开在勘探队员和采油工人的梦里。

勘探队员之所以跑到了这里，是因为中国的第一代地质师周宗浚翻过昆仑山，曾经来过这里。马步芳部队的养路工，递给周宗浚一块石砾，告诉他这玩意能点着。他断定这里一定有石油，躺着无数这样石砾的山丘便被叫做油沙山。从1947年，周宗浚把这个兴奋的发现，一直燃烧到了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准备好了一切，派出了第一批勘探队向这里进军。当时，中国只有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几个小油田，年产量十二万吨，远远不够正喷涌而出的新中国的需要，便寄希望于柴达木。1954年4月，花土沟的名字就这样标在了新中国的版图上。一年多后的秋天，在花土沟的油泉子终于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当时轰动了全国。那一年的国庆节，青海省政府派出省歌舞团在花土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晚上还有化装舞会，火树银花不夜天。

紧接着，又有多个井相继出油，只是油量不大，开采价值不高。人们不死心，始终舍不得放下花土沟，一直艰难地在这里徘徊，继续找油。日复一日的日子，风沙卷着风沙，烈日顶着烈日，花土沟和共和国一起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1981年秋天，我们第一次来到花土沟，老地质师周宗浚不在了，向导阿吉老人的墓就在花土沟的孜斯库勒湖边。虽经几代地质人和石油人的努力，眼前却依然见不到一朵花，荒凉的戈壁滩上，只有高高矗立的井架和挖在地底

下简陋的地窖子，工人们就住在这里。

那一天，我们见到了一个叫曾惠玲的人，我们问她花土沟怎么没花呀？这位干了12年采油工的四川女子，在花土沟建起了第一家幼儿园。她带领我们来到了她创办的幼儿园，堂皇的雕花铁门上有炫目的“儿童乐园”四个金红大字，推门而入，那里居然有树、有草、有花、还有一圈花坛，簇拥着喷泉正飞珠溅玉……这实在令我们惊讶，虽然只是普通的花草，对于别的地方，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几千年以来一直

花土沟的花

肖复兴 肖复华

一毛不长的花土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曾惠玲告诉我们，那是国运转折的1978年，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建立一个幼儿园就已经够不容易的了，还想让幼儿园像城里一样也能够有鲜花盛开，她可以牵着孩子白藕般的小手，在花坛旁游戏，在喷水池边做操，在花从绿荫下散步。这些，花土沟没有，而曾惠玲却想着。她一个人接起了一百多米的水管线，闸门、弯头、管子、挖沟机……她白手起家，但是，该是多么的难呀，水始终引不过来，没有水，哪里来花？她一屁股坐在干裂的戈壁滩上哭了。哭够了，她爬起身来接着干。于是，一个弱女子感动了花土沟的所有人，大家一起动手，水哗哗地流进了幼儿园，花土沟的第一朵花，就这样开放了。花土沟没花的历史，终结在一个弱女子的手里。

就像曾惠玲不甘心花土沟没有花一样，石油人同样不甘心花土沟没有油。就在曾惠玲幼儿园里的鲜花越开越鲜艳的时候，青海油田的石油人重返花

土沟，奋战整个80年代，先后打了100多口井，终于在1990年的最后一天，向全国人民宣布，花土沟翻身了，有了100万吨的年产量，可以向周宗浚，向阿吉老人，向我们的共和国报喜了。

又有近20年过去了。一代人死去，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又青春勃发地奔向花土沟。世上就有这样的地方让人牵肠挂肚。前不久，阔别多年，再次来到花土沟的时候，不由得惊异万分了。不仅惊讶花土沟大踏步地要向千万吨油气田进军，更惊讶一座6400平方米的生态园矗立在我们面前，这样开阔的温室植物园，在北京都属罕见。厅内，小桥流水，鱼翔浅底，喷泉参天，300多种花卉争香斗艳，南方的梧桐枝繁叶茂。花土沟，当年给它起这个名字的勘探队员的梦变为了现实，几代人的努力让花土沟名副其实。

望着眼前的植物园，舒适滋润的湿度，舒心养神的充足氧气，一下就把“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高寒缺氧的戈壁大漠阻隔在大厅外。满目

葱茏，满心怡爽，我们竟情不自禁地在大厅内外转了好几圈。朋友向我们介绍着眼花缭乱的各种花草，记也记不住，分也分不清，只知道光带三字的就有三角梅、三叶梅、三叶草、三色堇……大厅旁还有舒适的阅览室，还有一个免费网吧。那是花土沟的采油工人休闲的好场所，收了工，下了井架，来到这里，清风和以读书声，上网伴有花香随，想想30年前工人住地窖子的情景，真的恍如隔世。

我们忽然想起了小60年前那个为花土沟起名字 的勘探队员，想起30年前的那个“儿童乐园”里的小小花坛，到如今百花盛开的偌大生态园，岁月在不动声色中—眨眼，便完成—次历史巨变。这样的巨变，结束了花土沟寸草不生的历史，用五彩缤纷的鲜花展开花土沟的新时代。

我们也想起曾惠玲，她早该退休，不知现在哪里，应该约上她一起来花土沟看看，她一定会和我们一样为花土沟的今天叹为观止。



长寿(中国画)

王东常

红军从这里走过

阿 垭		
茨日那	俄界曙光	
一个普通的村庄 曾住过一个不普通的人	风雨刷白了木窗 达拉河边的大树老了	翻开了大夜里的煎熬 丝丝浴血的命脉
岁月的嘴唇可以泛起血泡 渴盼的双眼可以洞穿苦难 以皮带和草根充饥 以脚印丈量重山复水	绕过山寨的路还依稀记得 一串思考的脚步 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	后注：1935年9月红军 长征途经甘南，毛泽东夜宿 迭部县迭藏乡的茨日那村 的一座小木楼上，向红一团 面授了“以三天的行程夺取 腊子口”的命令。同年9月 12日，党中央在达拉乡高吉 村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史 称“俄界会议”。此次会议对 确定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 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 错误、胜利完成长征有重要 意义。
一支红色的队伍 要把倒下的天托起来 把塌下的地拉起来	那夜雷雨掠过山峦 拍落浑浊的浮尘 桌面上坚定的手敲定了 攸关生死的命运	
1935年的木楼上 一点点亮的油灯 点亮了整个中国的前程	腊子口红叶 深入骨髓的美 使目光很痛	
	这些黎明流落枝头的碎片	

30多年居住沈阳的经历，我当然关注这座城市。前几年，沈阳刚建成金东北最大的市政府广场时，我喜不自胜，天天晚上去转悠，写了篇《感谢广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我说，广场是一个城市的胸怀，一个再大的城市，若没有一个大气魄的广场，这城市便显得小气，就像一个岁数很大的人却小心眼一样，让人接触时生出压抑。后来又从报上得知，沈阳又建了个比市府广场大几倍的大东广场，我又一次去留连，就连市郊的世界文化博览园门口新建起一个特大广场，我也不嫌远去逛，似觉自己的“四眼儿”不时随沈阳一同变大了许多。这实在让沈阳人高兴！沈阳这几年还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大批小绿地林荫广场，这又如人体各个关节都舒筋活血一般。我亲眼看到，各个街区的人，都前所未有地心胸舒展了。

象征沈阳胸怀的广场，日见其多，年见其大。连通着广场的大小街路，也日见其密，年见其宽，它们是连着沈阳心脏的条条血管，让这个年老的—城市，血流量增加了，血循环加快了，老化的肌体焕发了青春活力。目前，最让我忍不住想向人诉说的是，沈阳因之得名的浑河，变清了，变深了，变宽了。她像清白而宽容的宰相，能让许多船在自己肚子里扬波而航啦！

象征沈阳胸怀的广场，日见其多，年见其大。连通着广场的大小街路，也日见其密，年见其宽，它们是连着沈阳心脏的条条血管，让这个年老的—城市，血流量增加了，血循环加快了，老化的肌体焕发了青春活力。目前，最让我忍不住想向人诉说的是，沈阳因之得名的浑河，变清了，变深了，变宽了。她像清白而宽容的宰相，能让许多船在自己肚子里扬波而航啦！

象征沈阳胸怀的广场，日见其多，年见其大。连通着广场的大小街路，也日见其密，年见其宽，它们是连着沈阳心脏的条条血管，让这个年老的—城市，血流量增加了，血循环加快了，老化的肌体焕发了青春活力。目前，最让我忍不住想向人诉说的是，沈阳因之得名的浑河，变清了，变深了，变宽了。她像清白而宽容的宰相，能让许多船在自己肚子里扬波而航啦！

象征沈阳胸怀的广场，日见其多，年见其大。连通着广场的大小街路，也日见其密，年见其宽，它们是连着沈阳心脏的条条血管，让这个年老的—城市，血流量增加了，血循环加快了，老化的肌体焕发了青春活力。目前，最让我忍不住想向人诉说的是，沈阳因之得名的浑河，变清了，变深了，变宽了。她像清白而宽容的宰相，能让许多船在自己肚子里扬波而航啦！

因而我常常发问，沈阳之所以叫沈阳，不就因为，她在沈水之阳吗？那么，沈阳身边的河，为什么不叫沈河，而叫浑河啊？难道，古时她是清的，便叫沈河，后来逐渐变浑了，才叫浑河的吗？不然，清清一条河，不会非叫成浑河的吧？我无心考据这些，不过是真心希望浑河永远不浑，而且盼望，有一天，报上忽然登出一条消息，浑河更名沈河了！沈河多有诗意啊，这名儿会让外省人或外国人，与黄河红河辽河一同产生美的联想

再走近浑河，我就觉得，飞越其上的索拉大桥，像架巨大的竖琴，在水上，在风中，轻轻弹奏。于是，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唱歌儿，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家就在岸上住……”再有外来朋友，我就想带他们到清清浑河去坐坐船，去沿河游览—下阔大的，长有白桦绿柳青松和繁花茂草的，走好长好长时间也走不到尽头的五里

河公园。有位朋友，原来家住浑河不远，后来到了地球另一边有活水的城市去了。今年夏天他回沈阳办事，我陪他到浑河去转，他激动得直说，浑河要早这样，我就不离开沈阳啦！我们在阳光下的五里河岸地躺了许久，默默地感受弥漫到身边的，新鲜的、水的、花的、草的、树的混合气息。五里河公园还没逛腻，沈阳城东郊的棋盘山森林公园，又与市区连成了一片。往那里去的路变宽了，变平了，因而也变短了似的，双休日骑自行车前去兜风，一天风，好舒心，好自豪，好骄傲，那里的山水间忽然就长出了个宏伟的世博园！倘佯其间，神清气爽，不由得博大了胸怀，叫我这个沈阳人怎能不歌唱！

我相信，不会很久，更加清丽的浑河（但愿那时已改名沈河）水和棋盘山间的湖水，都已—是沈阳城中的秀水了。

清新鲜活了，也真的像条大河了。不仅有了长江上那种通高速公路的大桥，也有了黄浦江杨浦大桥那种现代化的索拉大桥，原来那几座被污水熏得显老的桥们，虽然有些相形见绌，但它们不会嫉妒，而—定比新桥们更感谢脚下深水的：我们也是清水之上的桥啦！

再走近浑河，我就觉得，飞越其上的索拉大桥，像架巨大的竖琴，在水上，在风中，轻轻弹奏。于是，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唱歌儿，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家就在岸上住……”再有外来朋友，我就想带他们到清清浑河去坐坐船，去沿河游览—下阔大的，长有白桦绿柳青松和繁花茂草的，走好长好长时间也走不到尽头的五里

河公园。有位朋友，原来家住浑河不远，后来到了地球另一边有活水的城市去了。今年夏天他回沈阳办事，我陪他到浑河去转，他激动得直说，浑河要早这样，我就不离开沈阳啦！我们在阳光下的五里河岸地躺了许久，默默地感受弥漫到身边的，新鲜的、水的、花的、草的、树的混合气息。五里河公园还没逛腻，沈阳城东郊的棋盘山森林公园，又与市区连成了一片。往那里去的路变宽了，变平了，因而也变短了似的，双休日骑自行车前去兜风，一天风，好舒心，好自豪，好骄傲，那里的山水间忽然就长出了个宏伟的世博园！倘佯其间，神清气爽，不由得博大了胸怀，叫我这个沈阳人怎能不歌唱！

我相信，不会很久，更加清丽的浑河（但愿那时已改名沈河）水和棋盘山间的湖水，都已—是沈阳城中的秀水了。

大山的琴弦

谭仲池		
多少代 多少年 水迢迢 路漫漫 山窝的风凰在穿越风雨飞翔 烟雾沧江 苍凉姚寨 还有南长城的烽火沙砾 都在诉说 倾听古老岁月编织的歌谣		
她是边城哺育的歌手 只有山林的绿叶 田垄的秧苗 挂满相思的紫藤 才知道她心中的向往 月下的夜晚 会给她怎样的爱恋和歌唱		

站在村头 她在望对面那座高山
坐在木排上 她在看山顶上飘着比梦更美的雾幔
她的眼睛和嘴唇在幸福地吻阳光 绿色 空气的甜润
更有那条 在大山腰间的琴弦正在她心中奏响

山脊托着山歌的慷慨憧憬
山泉流着山歌的追寻 感恩
大山的琴弦上跳动着奔跑的富饶文明的音符
满载幸福的欢畅 世界的精彩 未来的缤纷

她再也不用跋山涉水匆匆赶路
她再也不用背着沉重的行囊踏雪破冰
粗犁和边城留给她的千首万首深情的歌曲都已化作她梦中的蝴蝶和彩云

从此 从边城高速公路上开出的汽车
无论奔向哪里 哪里都有
边城姑娘美丽动人的歌声
哪里就有永远欢乐的生活绿荫

狼牙山本无名，在中华大地上它仅仅是千万秀峰中极为普通的一处。然而，自从那年那月那天的那场抗击恶魔的战斗之后，狼牙山便有了名，继而名扬天下。

蒙蒙细雨中，我听到花草在歌唱，大山在诉说：

兽性的蹄在践踏我们的国土，锋利的刀在血刃我们的百姓！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啊，外受欺辱，内遭蹂躏，血性的男儿岂能坐视无睹！于是，在大江南北，在黄河两岸，山，举起了刀枪；水，唱起了战歌。千千万万有志男儿，一起奔向了抗战前线！

前线，其实就是一条生死线。在那里，前进一步，就要遭遇敌人，就要殊死格杀，就要付出血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所以，在前线，敢于前进的，是勇士，是英雄，是耸立在人们心中的景仰。而胆怯退缩的，就成了逃兵，成了叛徒，成为千古唾弃的耻辱。狼牙山的五位勇士，面对多于自己数十倍的对手，他们选择的始终是“前进”！“前进”！无路可走的最高峰。这高峰，不仅是一种地理高度，更是一种精神信念的高度。站在这高度上俯视，苟且的生渺小了，凶恶的敌人低矮了，所以勇士们才选择了折射生命之光的别一种前进，踏着脚下的渺小和低矮，高呼着感召胜利的口号，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

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跳，是震撼亿万心灵的一跳，是让生命和青春瞬间升华的一跳。那一跳，如雄鹰搏猎，让一股英雄气激荡神州。那一跳，如流星闪烁，把光明播撒进天下人心中，勇士们以自己青春生命的凋谢，让祖国收获了胜利的成果。

可不是吗！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看，在—高高的山岗上，在密密的丛林里，子弹射进了敌人的胸膛，大刀向鬼子们

海浪筑堤，河流造陆。历史上黄河曾三次从天津入海，泥沙淤垫，海进海退，逐渐生成了天津平原。滩涂广阔，河道密布，海淡水交汇，沼泽地成片。但大自然的造陆运动并未停止。桑田沧海，沧海桑田，湿地渐渐地变成“干地”。天津的东部平原，由于缺水而土地板结，盐碱加重。别处的盐碱地是起白霜，这里的土地竟被盐渍碱浸得发红，于是有一个千年古村，干脆就取名为“赤土”。

在大自然“造陆”的同时，人类也在拼命造城。荒草垓一带的村民们，明显地感受到身边大城市的膨胀和霸道。他们的楼房越建越多，似乎就快要建到自己的地头上去了……一场西风下来，村边、树梢就会挂满脏兮兮的白色塑料袋，这些城里的袋子埋在地下不烂，被猪呀羊的吃了会得病。

村里终究还是有能人，几年下来挣了点钱，学城里人的样子盖起了两层—小楼，鹤立鸡群般的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很快就觉得不是味儿了，看着是楼上楼下，却没有上下水道，还得到外边刨坑拉屎，在楼里也还是抱柴火烧大锅，楼外被垃圾包围，楼内跟其他庄户人家没什么大的区别。所谓两层小楼，不过是把两间土坯房摞了起来。以为把两间平房摞起来就是“楼上楼下”，代表了城郊农民的一种心态。离城市很近，村子不但没有变干净，反而更脏了，人的心思也更浮了。尤其是年轻人，种地不认头，进城没门路，眼界高了，心里暗了……荒草垓镇的十几个村子，和城市紧密相连，却又被一种隔膜和差异撕裂开来。

1994年秋天，荒草垓镇更名为“华明镇”。人们都盼望，这一大片荒草垓，有了一个华贵明亮的名字之后，也真能过上—种华贵明亮的生活。这种期盼到2005年开始逐步变为现实，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用宅基地换房的办法。通过这番大动作将全镇人打造成了“—4金农民”：一是保证金，凡劳动力都能就业。二是保险金，实行养老金补贴，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增加农民养老金收入。三是股金，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农民变股民，切实增加农民股金收入。四是租金，土地可以个人转让耕种，也可以集体承包经营，还可以由镇上统一经营，你只管等着收租金。建成这个示范镇的带头人叫张长华，原是北京军区特种兵部队示范连连长，曾立过七次功，农民真心称赞他是个好父母官。他却说我们不是父母官，是为父母办事！那年入冬以后，北风振野，湖冰清绝，然而在天津市的东半边，却千门万户不知寒，喜气蒸腾，人心大热，感染得津沽大地也急剧升温，似满街都是张籍的吟唱：“满堂虚左待，众目望乔迁。”谁能想象得出，12个村子有一万多户农民，同时往一座崭新的—农城里搬家，那该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很像当年的一场解放战争，大军正在开进一座耕新的—农城。浩浩荡荡，车水马龙，烟尘滚滚，鞭炮轰鸣。所不同的这是一支农民大军，有庞杂的步行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绵延不断，说说笑笑。或手挑肩扛，或怀抱细软，经—营之，说民攻之。有的自行车队，车上挂着七零八碎，后座上驮着大包小兜，骑车人的脑袋都扬得老高，嘴里哼着流行小调……还有大车队，一辆辆码得像小山包，用大绳横七八竖地绑扎结实。车把式悠悠悠手里的鞭子，把牲口轰赶得呱儿呱儿叫。最牛的是

的头上砍去……那是一段怎样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登上五勇士舍身跳崖处，仰望高高的五勇士纪念碑，心中不由生出些感叹。

举目眺望，不远处清西陵似隐约可见。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就曾经规定，不论

谁登基坐殿，自当皇帝那天开始，就要为自己选陵造墓，甚至—一座比一座奢华。其目的无非是想要自己死后不朽。至于皇帝们的墓地花去了国家多少资财，谁也无法说得清楚。而只知贪婪吮吸人民血汗的皇帝们，如今除了能使—些喜好制作、戏说电视剧的人还能赚些小钱外，已经再无多少实质性价值可言。可五勇士却不同，他们生前无所求，死后无所取，为祖国、为—人民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浸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营养着不屈不挠的民族之魂。

登山时，雨一直在头上飘，雾一直在身边绕，狼牙山被笼罩在迷蒙之中。一到山顶，骤然间雨停雾散，山也明亮起来，像五勇士睁开

的眼睛。那天下山返回已是中午，看到还有很多人正在向狼牙山顶端攀登。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来？是祭祀？是追忆？还是仅仅为了看景？如今，人们的思维已经不再局限于行走于一条通道了，不管登山者们出于何种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来了，就不会不知道五勇士和五勇士的动人故事；天天月月年年，前赴后继，那动人的故事就会不停顿地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复活。所以才有理由说，五勇士的壮举，作为一道风景，必将与狼牙山一起，在人们的记忆中永存。同时，也很希望那些曾经企图把狼牙山五勇士从学生教科书中删除的人们，不妨也来狼牙山走走看看，让激荡在这里的那股英雄豪气，拂去某些心灵的浮尘。

汽车队，那是有本事的农户雇了城里的搬家公司，将所有东西都放进封闭的铁皮车厢里，前面响着喇叭，后面卷着尘土，占据着乡村大道的中心位置，威风八面地呼啸而进……

这样一支支庞大的人流和车队，通过几条大道涌向一片新的城镇。新镇占地近六平方公里，建筑群落和环境规划体现了当下—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很好地保留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和民习。难怪村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盈盈，在大冬天里透出一股浓浓的春意。在新的—华明农城里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其他任何城市住宅小区所没有的，凡是同一个村的人还都喜欢住在一个楼，只要这个楼里住的都是同村人，无论楼洞口的电子安全门，还是家家户—户的防盗门，全都大敞四开，相互串来串去，随意而不介意。这就叫远亲不如近邻。而那些选房时晚了一步，没有跟同村人住在一起的，自然就得跟外村人混住在一个楼，各楼洞口的

电子铁门都锁得很紧，谁想进楼谁自己拿钥匙开门，各家各户的防盗门也都关着，显得生疏而戒备，觉得格外不方便。人的心思就是这么奇怪。以前住在同一个村里，并没有觉得有多么的亲近，甚至为房前屋后的宅基地还闹过别扭。如今住进同一座楼，村民间的感情突然变得亲近了许多……

整个新城所有关键的地方，要道、楼角、街口，都有监视器，农民称

自己的新家为“三级防卫”：第一级是—警防，就是警察一管到底，农城旁边就是派出所；第二级是民防，新城里有自己的保安和执法大队，经常巡逻，昼夜值班；第三级别是电防，这些探头、报警装置直接跟派出所联网，一有动静警察立马就到。说白了待在这儿就跟住在保险柜里差不多。

2005年9月，天津市—东丽区的华明镇，被国务院评定为“中国首例示范小城镇”。2008年，华明农城竟接待了数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国外的考察团，小镇的农民们几乎天天都要生活在外人好奇的—考量和询问之中。世界正在进入同质时代，真正的创意总是令人向往。尤其是农村的发展变得极为迫切，而发展农村就必须破解土地和资金的双重难题。华明镇在这方面的经验具有电光石火般的启示性。在这个小镇里能够找到许多农村现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弥足珍贵。

示范是一种持守，一种力量。把握住契机，与命运一同前进，就是幸运，就是快乐。这也正是华明镇人眼下的状态。一位华侨在留言簿上写了这样的祝福：“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就是相信奇迹。而—最难，是让奇迹天长地久。”

